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山西通志卷二百

詳校官給事中<sub>臣</sub>王鍾健

檢討<sub>臣</sub>德生 覆勘

總校官進士<sub>臣</sub>朱 鈐

校對官庶臺<sub>臣</sub>侍 朝

謄錄監生<sub>臣</sub>陶鳴珂



欽定四庫全書

山西通志卷二百

藝文

碑銘十

明

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吏部尚書疎庵王公墓碑

張慎言

萬曆甲午七月壬午故太宰王公卒於里第越崇禎癸酉外孫慎言始克表其墓時去乘箕之期四十禩矣輿



議清肅物情皦怡天下追誦故相江陵之烈錄用後裔  
惟我公戮力三朝鬱跂人望古有祭橋玄之塚求魏徵  
之笏而不於我公發薶擴翳亦盛朝有待之舉也孟嘉  
長往淵明勒石彼於外王父僅表其逸情亮節矧我公  
位極公孤際日月而司斗杓者哉公諱國光字汝觀別  
號疎庵世居白巷里高大父聰生子父子文生曷曷生  
承祖自子文以下並贈如公官妣並一品夫人公生時  
值正德壬申原太夫人有異兆方四歲太夫人早世繼



張太夫人就外塾澗警無輩年十六補諸生上舍嘉靖  
乙未選明經癸卯舉北雍甲辰成進士釋褐吳江令益  
劇邑也徭賦甲江以南公能其官飲水視星破滯讞剔  
伏靈濬渠澮繩魁猾至裁漕耗五萬石比戶額誦每條  
教下吳人黠者膽慄弱者乳哺也戊申春聞外艱懸索  
去之庚戌補儀封令其土瘠公沃之以德時輸蹄踵接  
力裁厨傳嘗蒙詔上官不避公習為吏數見益鮮壬子  
秩滿除兵部車駕主事癸丑春改吏部考功歷稽勲員



外郎文選郎中銓地方淆雜政府旁撓好行其私天曹  
往往被譴公劑之以正王戎簡要裴楷清通政府屈焉  
然幾外調迫公議而留己未進右通政庚申冬予告辛  
酉秋入朝壬戌夏進太僕卿回寺為養望待遷公釐舉  
利弊不傳舍視之尋進順天尹外戚貴璫權閹失俠闐  
溢輦轂下最難治時都民後煩半骨立不支公先蘇其  
困裁無藝之征萬二千餘金長安靜謐請託絕而桴鼓  
息用是聲大起癸酉超戶部右侍郎總督倉場督理西



苑農事念積貯國之大命向多隱耗遂按故籍劑之興  
革井井有緒乙丑春引疾隆慶丁卯冬命鎮撫河南仍  
引疾庚午秋拜刑部左侍郎適叛人趙全等俘至為具  
爰書備詳其狀辛未冬進南京刑部尚書亡何改戶部  
尚書總督倉場公故有心計至是益厘厘儲胥甲戌春  
神宗首有事於南郊錫宴尋手書正己率屬賜之丙子  
春予告賜鈔幣丁丑冬召拜吏部尚書江陵好為名高  
自負伊旦之望虛已任人公首拔滄滯已上八事采實



政禁投謁別繁簡議調處恤卑官停加納責有司重捕  
官俱有關國是尤注意守令方鎮所推薦賢士大夫亡  
虛月上益明聖啟事所入可可否不待補牘庶幾都  
俞盛際哉已卯冬秩滿進太子太保庚辰二月從耕藉  
三月從謁陵辛巳春從閱武壬午秋進光祿大夫賜贈  
三代如其官他宴賚服幣之賜不勝書蓋上之倚毗公  
有加焉江陵捐館舍一二私人不自安喻喻訛莫知  
所附楚人大司空曾省吾覲代公於是御史楊寅秋謂



公私王謙以吏部主事謙益蒲州張文毅公中表戚意  
傾蒲州欲兩去之大璫馮保竊權先罷公去後朝議如  
奕或薰或猶乍賢乍佞久之而始定人或求多於公今  
觀江陵疾甚上問後事所薦尚書潘晟梁夢龍等而不  
及公人見忌馮璫是不可得公之槩哉還里之日闔門  
養威重引體過峻庭可羅雀魏其之客俱散旋中蜚語  
永叔之毀亡繇遂加汚黷嗟乎人實為之公乎何尤推  
真引分巖居川觀平泉之石時醉履道之園長吟而至



性過人張太夫人之喪猶孺子泣也謝政十三年乃卒  
年八十三歲所著有司農草司銓草率意稿行世公長  
身魁碩飲啜兼數人壯歲立朝循資平進歷著聲績永  
陵之季太阿之柄莫測奉職循理無纖介之嫌昭陵以  
公遺冲熙統均之任十年間四易獨公典銓六載百官  
洗心滌慮大法小廉繫誰力也往者輒訾江陵夫江陵  
救時相諸大臣協衷畢智誰曰不然即一二黨人在楚  
不在晉若比而同之是執朝之人而罪也言按先朝家



宰姚文敏尹恭簡俱蒙橫口恭簡去國亦如我公及時  
移事定指屈名碩未之或遺吾晉冢宰王恭襄譴視公  
重喬莊簡楊襄毅身名雖完白簡亦復不少幸禮貌未  
棄公不幸銜誣畢世箕裘戢翼又知舊淪沒遂使陳實  
易輿卹典鮮聞牛李互隙明詔不見其南還諒公無慙  
於九原而質之故實叅之陽秋自不能不為國家惜也  
謹著其大誼樹之隧道願成宅相情悲幼婦之辭求為  
良臣事感踣碑之慟令董陵下馬尚思聽履於星辰漢



栢參天猶將指斗於喉舌則言之擗臆刊珉豈一人之私乎哉追往勸來式靈遺袞實自今伊始矣

冀南道兵備副使王公平寇碑

吾冀之南鄙賴國家福救寧無事戶口蕃殖鷄犬之聲相聞有康衢擊壤之風蓋二百六十年於茲矣往者闕中震鄰言竊有杞憂說者曰冀野既不腴不足以飽彼且析城護澤之險為賊所忌無用為慮言曰是不然天下有事豪傑蜂起如劉項之爭山澤可用偷安不則草



澤之弄走險負岵吾上憂方大耳無何賊王家印以萬  
衆渡汾水而南遂闌入其境時使君檄有司督吾民收  
拾蓋藏無使鄉閭有升斗之遺令賊不得入即入而無  
獲不終日且饑而去不啻再四百姓不聽也壬申秋七  
月賊遂以十數萬衆綿亘百餘里壓高都而西子女玉  
帛厭而去嗣且月一至焉沁之南暨邑東西賊建號樹  
幟者不一而足或以萬計或數千既揭竿脅從者且十  
五六至若上黨汾水亦不啻幾過於是聖主遣大將軍



率偏裨凡若而人更敕大中丞親履行間少稽再以嚴  
旨切責邊司馬輟宣雲來視其事又再遣軍容日夜督  
察罔少怠先是既不聽使君檄且以飽賊而公私如洗  
賊十五六過兵尾其後者數如之壬申秋稍有獲初尚  
謁魔供億父老子弟更相勸勉曰此二百餘年纔有今  
日爾敢愛其餘悉索敵賦以充壺漿不幸大軍之後又  
以災告賊氛既未衰滅我師興發未已瓶罄罍恥可奈  
何且大將軍建旗鼓來者凡幾易偏裨而下材官蹶張



各率所部冀厭厭欲未易更僕數然絲縱發縱之機愚  
闇未知所屬格格不相能而文武遠近中外之間叩顙  
不霸軍容奉簡書赫然居其間吁難言之矣余至今日  
賊既遁去得從父老後謂幸可以旦夕無事矣痛定思  
痛始進父老而訊之曰往者芹池之捷賊已踰吾邑而  
西五六十里時偏將軍領二千之衆既越富店問誰督  
之令其啣枚而返殺千餘級賊遂鳥獸散乎龍泉之捷  
賊以數萬據潤城白巷恒舜酣歌曹將軍出賊不意殺



賊數千除墮崖塹而死暨所獲婦女無算計先後大小  
之捷茲為首功賊膽裂於龍泉之戰後不復飲馬於沁  
陽問誰督趨大將軍卷甲而趨夜發高都行百餘里賊  
驚從天而下也流寇禍始關中強半叛卒日者踰關逃  
伍嘯聚輞鞞間效尤家印問誰曉譬禍福以千金犒首  
從遂下馬投戈感恩圖報後皆得當以報究不至逆叛  
之害而反受撫之利乎冀之南守與巡各畫地而治若  
農之有畔也誰能左右畫朝潞子而暮汾水拮据卒瘁



奔走永寧石樓間三交坪豪子原督率兵將大小數十戰所殺擄過當不以代庖卸擔者乎郡縣被兵者二年餘矣納履踵決正冠纓絕茲其時矣兵至之數與賊相當供億之苦亦等焚掠問吾父老何以不怨年來芻餼無算丁抽畝稅應命如響懷誰之恩感誰之義而令子來如茲也軍容之後吾未之前聞也一切上下之文率功令所不載往者豪傑之士且曰吾有拚此雞肋爾今中外多故簡書在上諸守令勢不得強項曰吾視此冠



組土苴也問誰調停其間曰吾赤子方在水火我為父  
母不救焚拯溺而區區為倔強之故自矜豪舉乎忍辱  
以忠上捄民噫良工苦心矣將受命則忘其家援枹而  
鼓則忘其身茲且驕蹇無人禮至擁絲肉得所掠媚靚  
諸於繡襦以見兵使者又偏裨而下半以廢間從志在  
玉帛幸則躡其功罪無所歸問誰駕馭之貪者驕者狙  
詐者究皆束於文法得奏寸尺之功而我卒借其半臂  
也宣雲非無事之地也大中丞臨全晉賊不突狼奔東



西無已時更風雲之變將在呼吸年來倉卒機宜邊司  
馬御史大夫直指使者皆從容受成於誰氏之手軍興  
既無惟正守令從事卒不至襟肘及羽書旁午牒訴控  
惚率從稟誰成也客兵之害蓋從古記之矣豈惟兵諸  
大小將領有事而至吾土皆客也年來往返之積殆不  
啻百萬矣此百萬之客誰為主人令去來無恙且令得  
奏膚功也不寧惟是辛未水峪之役賊以數千僭號九  
龍窟穴於茲盤據五百餘里匪朝伊夕矣有司匿不以



報當事者即知之曰姑有待爾使此賊尚未授首當紫  
金諸賊跳梁之秋東西響應上黨高都皆此賊駕輕就  
熟之地一將之一角之踞太行之脊進戰退守恐今日  
尚未得朝食也誰為徙薪之謀毅然搗其穴不幸而中  
伏莽額中創者至再三事幾殆矣奮臂再呼渠魁授首  
遂犁其庭獻俘於闕曾未幾時西賊見告我遂得一意  
攻守無東顧之憂也言未幾諸父老長跪而前曰微大  
夫之言吾儕小人其何知焉但後先毫髮率吾王使君



之功我父老子弟食此無疆之福然亦未知其艱難至此余曰固也使君何術而處此父老曰恐非權謀術數則終無濟理余曰否否一老人龐眉皓首年且九十餘扶杖而前曰軍旅之事何妨術數吾使君不專恃此也故是膽識才智爾余曰固也術數有時而窮恐才識亦未可專恃也三晉有事三年於此不為不久其間兵民上下中外文武璫弁之際夏乎難以覩縷矣即御史大夫大將軍且三易焉又其間朝更夕易者不知凡幾獨



使君幾幾於先後久近卒奏破斧之歌此豈為苟且之政微倖萬一耶我默有以識其微矣皆使君之誠也仁也權謀術數膽識才智有誠則感之至而仁則入之深耳然歟否歟諸父老又長跪而前曰盡之矣是可以記吾使君矣請鐫石以告來者可乎使君諱肇生山東掖縣人以司農郎奉敕而來頃賊遁河以南秦楚騷然朝廷復簡少司馬陳公竒瑜節制諸省仍以使君監其軍竹帛鐘鼎之勲方新未艾也



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工部尚書白公所知墓碑

楊時化

明崇禎己卯八月之望大司空省庵白公卒於正寢年八十有六公名所知字廷模省庵其號也先世陝西清澗人高祖清曾祖子富為邑諸生祖道父鐸太學生兩世皆以公貴贈南京戶部左侍郎母太淑人馬氏方娠頻夢大蛇繞身驚怖甚既而生公時嘉靖甲寅九月十八日也相貌端朗翩翩玉立六歲學章句十歲善屬文



出語驚人十六補諸生故都御史李公棟來尹縣見公  
文大賞之曰非池中物也每學使及觀風試皆擊節冠  
多士壬午舉山西鄉試第一人癸未賜進士出身甲申  
授禮部主客司主事丙戌調吏部稽勲司丁亥以司徒  
公疾請告歸己丑司徒公疾革憂憤不欲生司徒公慰  
之曰古人誰在者第自寬勉圖報國無為老人慮及居  
喪哀毀成疾服闋不補戀馬淑人故也自家起補考功  
主事蓋家起自公始奉馬淑人入京陞稽勲司員外郎



調文選攝選事公明自矢人稱冰鑑陞稽勲司郎中馬  
淑人春秋高思故土復請告歸乙未起驗封司馬淑人  
不欲遠行公戀戀不忍去部促至再單車就道時孫公  
丕揚為太宰與公懽至即越考功改文選會首輔新建  
張位與太宰交惡旨不下太宰又疏發新建奸邪專擅  
侵部權狀遂得罪去新建持愈力選事壅滯越半載選  
人需次者數百人上疏保公始得補文選旨而少宰孫  
公繼皋署部篆以人言註籍數月間部堂闐然公受事



連疏具請得旨調蔡公國珍時在南都又疏請署部者  
復即得旨以郎署頻瀆隨從轉圜曠典也先是孫太宰  
創籤示公而官司以人地不相宜輒豫為標記名曰造  
籤實為私人計公立畫一法地煩簡不得剖別探籤後  
從公面酌凡遠邇衙僻咸歡感稱未嘗有時神宗疏多  
留中公啟事朝上夕下自以深受主知舉逸佚拔滯滯  
其顯為名高而無實及卑卑倚傍門戶者必加裁抑執  
政張深妒忌之會年例事起年例者每春秋汰一二言



官於外畧示嚴最銓臣必受意執政始敢發給事戴士  
衡舊為新建令恒媚執政代為擊搏公惡其儉佞不令  
張知以戴從年例張見疏愕然曰吾誤戴矣公正色曰  
戴實誤公何誤焉張大銜恨六選甫竟公適以內艱歸  
張來間嗾戴誣奏公不法皆亡風影即矯旨罷公官太  
宰蔡公國珍扼腕為公力辯以去就爭之蔡張兒女戚  
怒蔡不附已并罷蔡未幾都中忽出妖書曰憂危竝議  
謂刑部侍郎呂坤撰閹範圍說逢迎鄭貴妃將搖動國



本書中株連張養蒙魏允貞等十人公亦與焉養蒙等  
各疏辯賴神宗洞知公之誣始得昭雪時戴外謫復遣  
戍烟瘴張尋亦削籍去辛丑皇太子立復公冠帶自是  
薦章無虛歲庚申秋光宗即位旁求耆宿起公太常少  
卿轉光祿卿晉南戶部左侍郎署部篆時徵解不時遂  
虧軍餉士卒欲乘孟冬祭陵時譟亂公隨榜部門先予  
糧一月盡停商人不急之請以補軍餉水兌本色皆親  
驗視色攬無所為姦利歡聲騰沸甲子召工部左侍郎



修慶陵工竣賜鉅幣乙丑陞尚書督理殿門工程時幸  
學祀郊諸大典並舉工費以鉅萬計庫藏匱乏百役仰  
沐公一身拮据不激不阿如南戶部時人益服其鎮定  
居歲餘見朝政日紊黨禍將興屢疏乞骸骨敕賜馳驛  
歸丁卯殿門叙功加太子太保凡在事諸臣皆破格優  
叙公僅進階一級天性孤潔不樂交遊前後里居四十  
年塊處一室閨無姬姜門無騎從座無屏畫布衣蔬食  
左右一童一僕終日鍵關默坐研究性命即里之名鉅



顯懿不得親其杖履所謂皎皎不滓獨行君子公其人  
與元配張夫人儒官從龍女重厚端肅佐公內治挈持  
綱維米鹽細碎無所遺漏先公三十六年卒子胤淳通  
判忱廩生孫文黼恩生曾孫光昭光耀光昱葬平頭村  
祖塋之東楊時化曰公大節在掌銓曹時公正服人為  
明興第一以彊項為執政所嫉閨範一案機阱甚深賴  
神宗聖明竟得白泰昌起廢黽勉一出未幾魏璫用事  
自公事外杜門不見賓客時同郡諸君重戍輕配獨公



嶮然雖位九列前後僅歷俸八載難進易退矯矯霞舉  
易云獨立不懼遯世無悶於公見之少與衛司馬一鳳  
同研席咸以孤清砥礪昔楊中丞繼宗清而剛衛清而  
格公清而亮稱陽城三清焉

中憲大夫韻衢霍公墓誌銘

孫傳庭

歲在壬申故通政使司韻衢霍公卒於官公甫繇侍御  
擢京兆丞旋擢今官時上綜覈名實台省非勞績茂著  
不得需次卿寺主爵者或以序及推轉什九不報獨公



之一再擢固不朝啟事而夕報可上意將重用公計聞上怒焉致悼有旨下宗伯議卹憫綸旦夕且至其孤太學生毓芳遵治命亟圖厝土襄事有日匍匐介王柳州狀屬余言以銘其歲余不嫻於文且方以寇警日率里人乘城殊無暇為後然辱公交最深不可辭既而讀柳州之言核而可傳殆惇史也余固可藉手以報公於地下因據狀志之而附以銘公諱鏌字中明號韻衢其先自鄆州徙馬邑始祖信四傳公高祖提舉公仲表曾祖



康膳公麟祖教諭公自新父贈中憲公朝重配趙恭人  
繼孔恭人有四子伯氏錢叔氏錄仲氏鑛季則公也錄  
鑛俱廩生錢稍官臨洮郡丞贈中憲公先以郡丞貴贈  
承德郎後以公貴加贈中憲大夫贈中憲公感異兆而  
生公端凝不羣兒時授書輒善記偶對多奇語纔屬文  
達達出塾師意表塾師數驚咤辭去齡年補博士弟子  
尋食餼會贈中憲公孔恭人繼逝公柴毀骨立拮据喪  
葬志力俱殫顧未嘗旰夕廢書學使者以力學明志讀



禮盡哀旌其行癸卯褒然冠麟經計偕屢不利介靜自  
守非公事不一至官衙丙辰成進士令任丘實三輔巖  
邑距都門不數舍為東南孔道供億頗艱公蒞任一意  
與民休息日進父老於庭問所疾苦何事釐剔乃已然  
不喜為苛切取目前快持政悖大有體而人自凜凜戴  
三尺邑多中貴人豪右憑藉為姦私有司莫敢呵問公  
一切不為意犯則裁之以法遂無敢恃權力譎張者遊  
士介要津干謁戒門者弗納固多怏怏叱跡公治狀皆



相與折服去吏或以疑事嘗公摘其牘中一二語曰而  
謂乃公不解功曹法耶吏股栗驚神君帑有羨金如許  
悉籍入循環不以一錢潤索邑大使稱天罡聚羣不逞  
椎埋剽劫廉得渠魁亟捕誅之繇是萑苻偃然兩奉臺  
檄撤鹽瀛海鹺司商悉公操罔敢循例餉遺乃於商卒  
無所苛時柳州治粟津門運長某謂柳州曰若鄉霍君  
真廉吏哉竟邑任薦剡幾滿公車以循良異等蒙褒賚  
者三辛酉徵入選擬北臺明年補江西道時上谷雲晉



軍餉積缺有司追逋賦甚急公首上重鎮軍民交困疏  
請發京運緩荒田徵稅得俞旨三鎮軍民咸手額荷更  
生癸亥巡視東城都人相戒無犯清鋪役戚畹勲貴無  
少徇甲子奉命按甘肅古酒泉張掖也外番四面耽  
耽羸卒荷戈數呼庚癸公嚴督民運接濟又請留援黔  
募兵軍威以振會番入石油井特克圖蘆溝紅井諸處  
公約督撫道鎮部署將士屢戰屢捷一時軍功之盛為  
近世未有歲應大閱公悉飭倍常殿最邊吏甚覈兼攝



學政規條嚴肅較士得潘生光祖以秦閭第一人魁禮  
乙丑報命緣累疏邊功不及媼相忌者因撫公議三  
案語中之遂得嚴旨削秩戊辰今上御極首錄直臣起  
原官驄馭再入益感憤發舒會雲中守吏不戒兵燹之  
後歲復大祲公再疏請以荒政寓邊務恤民寓修防語  
皆切中上為慨發帑金二萬所全活無算邊備亦稍稍  
增飭尋奉特簡督北畿學政公念邦圻首善視河隍尤  
重益飲冰矢公慎條上正人心端士習疏凡七款曰獎



德行安義命伸節義醒羞惡崇講學正文體重後場上  
嘉賞敕所司著為令公嚴檄郡邑師生力行無敢以故  
事應者按部八郡手丹鉛甲乙括帖必醇正爾雅始錄  
午未京兆士多拔幟先登輿論皆服其藻鑑他如葺孔  
廟卹寒畯資楮墨饘粥以勗文會傾俸橐不靳也勞瘁  
撙疾乞骸未允尋擢京兆力疾受事無何復拜銀臺之  
命委頓彌甚竟至不起嗚呼痛哉公天性孝友少失恃  
事贈中憲公勞養備至疾侍湯藥籲禱願代歿寢苦茹



茶抱恨終天事孔恭人亦如贈中憲公仲兄遊宦偕伯  
叔兩兄食貧朝夕第倚公所得館祿終不言析筋當在  
華封叔兄昇疾就醫闢棣華館居之少瘳公為具一觴  
不任色喜洎不諱痛欲解官厚為含殮擇壤歸葬婚嫁  
其子女如已出族衆逋賦亡徙代完賦金俾復業然不  
為祈免於主者幼遇丐而孺子泣者輟食食之及貴宗  
戚依公食者待公舉火指不勝頰居恒沖和謙挹慎默  
寡言一持白簡激昂謬言人所不敢言如闢邪說崇



講學諸疏大忤時局終不以斥逐貶節中臺兩河督學  
諸奏議具在也方忌者中公醜詆至謂公不辨菽麥余  
時溷跡京塵慰公逆旅笑謂公曰弟不佞生平強項少  
所推許獨心折吾兄吾兄不辨菽麥耶公為顰然曰彼  
幸還我初服將歸而辨之雅量為何如者比荷環召遇  
雁門余舉酒屬公期以乘時建樹相與欷歔泣下公亦  
不禁慷慨澄清之意故其殫竭圖報所請獻必軍國大  
計秉鐸畿輔力挽頽靡闡揚文教於以光裨聖天子中



興之治亦既沐寵異陟尊優臺衡之業翹足可踈遽以  
勞隕京邸可勝惜哉贈中憲公諸生時與柳州先文端  
公相慕好互期以公輔贈中憲公志卒未酬公既置身  
通顯說者謂竟先人之未竟固在公乃公亦若有未竟  
也可勝惜哉然公階僅四品歿之日至動九重震惻賜  
兆加遽行被殊恩邑人士感德頌義為請之御史臺崇  
祀鄉賢食報千秋公亦可以瞑已銘曰厥德如璧道如  
矢為古循良名直指厥身出處關泰否愠於羣小媚於



天子厥用未殫胡以死九重致悼兩楹崇祀千秋而下  
聞者興起

資德大夫正治上卿南京兵部尚書贈太子少保  
桐陽衛公暨配夫人楊氏墓碑 劉同升

公諱一鳳字白瑞學者稱為桐陽先生先世自平陽遷  
陽城世多隱德曾祖繼高補邑博士弟子生雷雷生夔  
是為公父皆以公貴贈南京兵部尚書祖母程氏母路  
氏俱贈夫人隆慶庚午公舉於鄉萬曆庚辰賜進士出



身癸未授刑部主事戊子遷郎中守紹興甫下車以路  
夫人憂扶櫬歸辛卯補青州守甲午遷陝西副使備兵  
鞏昌以贈公春秋高自劾求去當事為請終養丁酉居  
贈公憂庚子服闋備兵青州大司空莊靖劉公東星特  
具疏請改山東濟寧河道癸卯遷右叅政復移道青州  
丙午擢應天府丞辛亥以右僉都御史撫鄖陽甲寅晉  
南兵部侍郎丁巳自陳乞休不允戊午晉南刑部尚書  
己未再乞休不允庚申改南兵部尚書叅贊機務疏辭



上溫諭曰卿清望宏猷勞績久著留樞重任特茲簡畀  
不允辭天啟辛酉晉階資德大夫正治上卿三疏乞休  
乃允家居十三年崇禎癸酉卒於里第丁丑公子廷憲  
具疏請卹贈公太子少保遣官祭葬官其一子公為人  
端方靜嘿尚行誼服官清正為諸生時從贈公之長安  
鄉先達民部栗公一見器公公在比部精法律手為爰  
書廷尉無以難吏不得夤緣為奸大司寇潘公季馴雅  
重公曰衛君疇然不淄國士也公守青州政簡而肅直



指不快於公欲中傷之姚江孫公鑛巡撫山東語諸司  
曰衛青州有三不可及初筮仕即以伉直聞守紹興纔  
數日士民頌德茲飲此州之水耳如富鄭公之守青也  
直指格於清議乃止且列之薦章公治鞏昌哈濟入犯  
為佐籌畫捷聞詔賜金嘉獎河決黃家口諸地公結節  
河濱風沙烈日不憚勞苦歲又大饑米價驟貴或議減  
價公曰是速其貴也但預支諸役廩姑昂其價商人必  
集米價自減矣果如公言治河三年報最司空曾公巡



河稱公治河如治兵歸劉公人倫鑒云備兵青州一如  
其為守時建尹京兆妖民劉天緒倡亂頗有所蹤跡公  
弭其變留京以安鄆陽控三省盜賊出沒當是時秦寇  
嘯聚各境騷然公曰此潢池之弄兵耳撫之便草檄曉  
以禍福遣裨將馳諭之寇為解散又補舊耗兵餉七千  
有奇公天性恬淡不競仕進故由少司馬晉大司寇尋  
改大司馬皆以南處公安之也屢疏遂初急流勇退士  
大夫高之杜門里閤竿牘絕於有司救荒禦盜傾囊賑



助里人咸頌德焉夫人楊氏貞肅公五世孫也父連光  
母原氏夫人幽閒貞靜閭閻範素著家世鼎盛不忘居約  
時終歲服再澣衣忘其為貴人室也公四十未舉子為  
擇宜子者數輩以進及有子女愛之如已出終身無餘  
蓄即其姪貧甚未嘗輒有所予與公並享壽八十餘歲  
公歿哀痛不食後旬有五日而歿並祭祔葬子廷憲廷  
亮丁丑廷憲成進士能世其家劉同升曰士大夫生平  
出處兩者蓋其大節云夫出則調有用之鼎鉉處則為



無瑕之公卿其有益於世一也予觀熹廟之季逆璫用  
事賢者立名節凜凜生氣未易更僕數也間亦有瞻戀  
不去致得奇禍予嘗聞之士大夫云夫已氏望弗能居  
人先官不肯居人後見幾退勇難也衛公駁歷中外四  
十餘年乃躋大僚竟以陪京致政然俸及三年稍遷延  
歲月加保傳以老焉抑亦人情也哉公見幾而作鴻冥  
何慕能存晚節非偶然已也予聞公居鄉時從來不畜  
聲伎不事土木求田問舍皆所不屑鄉人不見有縉紳



之苦光遠有耀澤及子孫有以也予又聞公守青州時  
一婦人作男子語某衛軍為某毆死瘞其屍有神告之  
曰非衛公之清不能白盍往訴諸公一訊即服獄吏一  
侍女為魅所憑廨中數數火起獄官懼禱於魅魅曰大  
司馬坐黃堂殊艱出入非出而女於外不可獄吏為出  
其女已而火息此亦足以見正氣之所彈壓矣予表公  
大節更及逸事以告士大夫不苟於出處之際者

國朝



田贈君墓表

仇兆鰲

余以戊辰分校南宮得田子克五因悉其尊甫霖商君  
行事其後霖商君卒田子遣伴赴京持所自為志請余  
表其墓余既以不文辭越八年遊南海值田子宰英德  
請益力而其從兄慎典協五復為予言其叔父軼事嘗  
脫已於難其義為古人所難葬之曰志已礱石遺不傳  
協五為文叙其事哭焚於塚下因謂余曰非叔父無以  
至今日幸先生表而傳之於戲微顯闡幽史氏之責也



況君之績學成德大節卓卓者乎且田子志不他求惟  
孤立寡合如余者不憚索之再三其何敢終謝不敏按  
志君諱雨時霖商其字也元季時有隱君子諱真者自  
高平赤土坡徙陽城之化源里故世為陽邑人九世省  
祭公諱三驅者以孝聞生三子長雨化次雨公君其季  
也性孝友篤學力行常以砥世礪俗為己任補博士弟  
子員屢躋於鄉舉遂絕意進取潛心性命之學而尤邃  
於易嘗手輯全史舉其治亂興亡有關世道者與易之



否泰剝復相參證其源蓋本之皇極經世書有叩之者  
但粗為舉似而得意處終不能告人古今言易者焦贛  
京房皆主數程朱專言理惟邵子精於數而根極於理  
繫辭言參天兩地而倚數孟子亦謂數過時可然則陽  
九百六之說又烏可盡非哉劉向傳五行班固因之以  
作志明人事以著天意於世道不為無補而廬陵譏其  
誣君之推衍經義其猶班氏志五行之意而意終難以  
言傳則君之旨微矣君慷慨多大節嘗脫人於死終不



言其人亦不知也。閩賊瞰陽城，勢張甚，邑人欲迎之以免禍。君正色斥之，因語人曰：「干城名教，寧問窮達邪？聞者為之感動，避賊時携幼子及兄之遺孤以行，賊至勢不能兼顧，棄幼子獨負其兄之孤。倉皇山谷間，幼子幾不免，時皆高其義，相與驚嘆。君曰：『吾不得已，如此豈欲為鄧伯道邪？』兄之孤即協五協五為余說此事甚詳，而田子作志顧未之聞，則君之隱德人所不及知者多矣。志所謂急人之難，恥於見德者，信夫貌魁梧，聲若洪鐘。」



稠人廣衆中持正論侃侃不少假借讀書之外不問家  
人生產家故饒明末兵荒中落食貧自守宴如也卒年  
八十有二君三娶皆先卒權厝祖塋側康熙庚午二月  
與君合葬於城北山頭之新阡禮也元配延氏繼梁氏  
生子徽典邑諸生即前携以避難者繼白氏生子從典  
即克五舉戊辰進士為令有廉能聲以

覃恩贈君如其官配延氏白氏俱贈孺人君之葬也田  
子承遺命銘之壙中余惟君有隱德而又潛心理學不



可以無表君生平瑣節與子若孫之嫁娶皆詳志中不復書為述其行誼之尤著者而深以不獲見其學易之書為可惜後人能弄藏其遺藁以廣其傳則君且不朽因表之於隧且以告君之為子若孫者

前明提督鴈門等關兼巡撫山西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加一級蔡忠襄公墓誌銘

汪琬

前明崇禎十七年春二月八日流賊李自成陷太原原



任巡撫山西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蔡公懋德死之賊長  
驅入京師無何福王稱制於南京於是禮部尚書顧公  
錫疇上疏乞褒公曰輦轂淪陷天崩地坼大小文武官  
吏相率抱首鼠竄甚而迎降獻策為逆賊倒戈出死力  
者實繁有徒至於忼慨赴義則僅遇其人臣懋德以隻  
身控扼全晉備著勞績事窮勢迫灑血盟衆誓不與賊  
偕生城陷之日竟酬其志又能倡率旗鼓弁流盡為一  
時節義之冠苟不厚加恩卹何以慰忠魂而示以死勤



事之報疏上特予祭葬建祠諡曰忠襄是時權臣馬士英與顧公修故隙媚士英者遂劾公失守罪以是格贈廢皆不行東南士大夫爭搥腕長歎以為報公未盡云先是公之撫山西也方與陝西督臣孫公傳庭相犄角以禦賊最後孫公之師十餘萬大潰於潼關自成入西安掠榆林公所屬平陽汾州皆大震遂屬巡按御史汪宗友守太原獨提羸師三千日夜往來拒賊河上一敗賊於大慶渡再敗之風陵渡又敗之吉鄉渡相拒者四



閱月數上疏請饒不報請發禁旅及大同宣府兵為援  
又不報而會賊自榆林聲言寇太原於是太原復告急  
宗友以書促公歸衛晉王王亦請救於公使者前後相  
望公不得已三分其麾下士以二千人守平陽汾州親  
引千人馳入太原公既歸宗友遽出走而賊遂從平陽  
渡河而北矣已宗友在道聞之以已之促公歸也懼得  
罪謀委之公以自解露章誣劾公不援平陽狀有旨解  
任聽勘且命郭景昌代公巡撫命閣臣李建泰督師來



援兩人皆逗留不進自成遣僞使誘公降公梟使者首竿之以令衆或諷公寇深矣盍循故事出境候代乎公毅然曰吾封疆臣死封疆耳此時存亡呼吸柰何藉口解任以自便哉遂誓士民棄城自成怒公殺使者悉其衆五十萬抵城下先是公度郭外要害地瘞礮以待賊適營其上乃夜募壯士發礮殲賊無算自成亦幾殆益大怒揮衆肉薄攻城越明日大風拔樹揚沙石天晝晦守陴者皆不能立又明日城遂陷公先草遺疏懷之至



是以授贊畫知縣賈士璋而身督麾下巷戰久之知勢不支麾下士欲劫公走公厲聲不可徑下騎徒行入三烈祠祠故建以祀山西諸先賢者也時從公者猶數十人公從容登祠堂北向叩首呼曰臣力竭矣不敢不以死報復再拜諸先賢木主訖解腰帶自縊於祠之東梁從死者自中軍副總兵應時盛以下凡若干人自成既入城購公急或指示屍處賊遂戕而棄之海子材官段可達廉得之竊買棺藁塋於南門外之東岡我



朝順治五年公子方炳方炘往負公柩歸太原人無不  
涕泣以送者又三年卜葬吳縣妙明山之麓而方炳以  
行狀謁銘嗟乎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邦邑危  
則亡之公既奉旨解任宜其有以自解免矣是雖待辜  
境上可也不則與衆偕奔俟賊之釁以為後圖亦可也  
而公俱不謂然夫公之涖太原僅二年所爾自三秦瓦  
解以後內無宿飽之儲外無蚍蜉螳子之援張空券裹  
枵腹力與虎狼相抗及其末也啖之以利而不顧怵之



以死亡而不悔殺身授命完節地下豈倉卒所能辦哉  
公蓋索宗王文成公之學至老猶聚諸生講論不輟幸  
而功成名遂享有封爵則為文成不幸而身死國裂委  
屍溝壑則遂為公雖遭遇不同而其不朽則均也方公  
為舉子得文成傳習錄讀之歎曰聖學淵源在是吾今  
而後知所宗矣故其言學也以致知格物為根要以至  
誠為歸宿以知及仁守莊蒞禮動為階級以發憤疑問  
深造自得為功夫而獨推尊文成謂之適傳由文成而



溯朱陸諸儒由諸儒而溯孔孟源流派別洞若指掌然  
後知公之死也期以不愧所學者不負君父即孔子所  
謂成仁孟子所謂舍生取義是也以視匹夫匹婦之諒  
誠大有間矣按狀公字維立別號雲怡先世居河南之  
新蔡宋南渡初始遷於吳曾祖安自太倉遷崑山祖疇  
贈某官父允忠贈某官至公三世皆冒陳姓公既貴始  
復姓歸於蔡舉萬歷末進士釋褐杭州推官上官薦治  
行第一當入為給事中以忤同縣閣臣顧秉謙改禮部



某司主事又忤太監魏忠賢謁告歸忠賢誅復補禮部  
歷員外郎至郎中出為按察司副使提督江西學政改  
嘉湖道進布政使司右叅政兼按察司僉事丁內艱服  
闋補井陘道進左叅政改寧前道戎

朝兵大入公有城守松山功又忤閣部楊嗣昌不叙量  
移濟南道進山東按察使河南右布政使所在具有聲  
望為上官所倚重在寧前祖將軍大壽久鎮邊其士卒  
頗驕縱公患之入其營陽與好語良久大壽悅乃徐謂



曰邊事急幸幕府戮力敢相厄哉顧部下士魚肉商民將軍不知也某請治之以全將軍令名保終始大壽敬諾邊人得賴以安總監高起潛尤貴橫公貽書責之曰職與貴監相見之禮不載會典憲綱體統當從義起耳貴監體不詘則為凶德職等體不伸則失所守今使職惟朝命是尊而貴監常得折節士大夫歡然通賓主意庶幾貴監享謙謙之譽職亦伸寥寥之節豈不兩相成哉起潛不能難也會以災異應詔言事公極言戡定必



需經濟而經濟不本聖賢大道見小欲速終不足以撥  
亂反治又言儒者心學不明類多黨同伐異禍亂實基  
於此既擢撫山西愍帝召見中左門詔問致治之要公  
首言四方多事皆由民窮為盜臣任撫綏當使窮民有  
飯喫耳又言愛民莫先察吏察吏莫先臣自察臣不公  
不廉何以服寮屬心又言兵富而後能彊欲置屯田必  
信永不起科之令莊烈頗嘉納之蓋其終始守正不阿  
類如此當前明之季中朝諸鉅公貴人惟知分持門戶



日夜以語言相齟齬其有賢者如公則輒委而擯之於外矣設若假以便宜資以調遣使得左撻右撻以扞禦西北則天下尚可為也顛危之不恤方相與釐社稷而覆之誰秉國成公豈能代尸其咎哉顧議公者猶曰失守太原曰不援平陽夫以公之風采氣節既已爭光日月而彼小了纖人蠹國債宗之餘乃復覩焉面目騁私意以詘公論不懲其心覆怨其正豈不當流涕痛哭者與公享年五十有九配徐淑人後公十五年卒子三人



長方燬國子監生淑人出方炳方炘其仲季也方炳長洲學生側室顧氏出方炘蘇州府學生側室葉氏出女二人壻管熙陳哲庸皆諸生孫男女若干人方炳所為行狀叙公官政甚具予畧其大者而又作招魂之辭以銘公曰公乎歸來鴈門爰棄道阻修些河流滂泝蟠蛟蚪些歸來歸來勿久留些公乎歸來我馬三尺馬鬣封些蒼松檜櫟森成行些歸來歸來乘雲龍些公乎歸來刻桷丹楹有崇祠些羔豚兔雉雜豚脰些歸來歸來薦



清醴些公乎歸來元氣浩浩風烈烈些大書特書在史冊些歸來歸來越千億年令名不沒些

李水部墓誌銘

刁包

昔范忠宣誌李水部之墓其文至今傳布焉愚不敏何敢望忠宣然今之李水部固不愧有宋之李水部也請嗣忠宣而為言可乎忠宣之言能重水部愚之言未必能重水部而竊願以水部重吾言蓋余交水部於其宰百里時也百里之邑與吾祁相去甫二舍始焉邂逅一



遇歡若平生既而各守一越境之義以文藝相往來久之志同道符循良下陳蕃之榻布衣秉康節之車每一把臂日談經講道以為常凡宇下知名士罔不造膝問業者彷彿魏湖白鹿故事及其內遷也先一日謝政次日辱臨下邑以斯文在茲四字表宅里登堂拜老母授衣信宿而行愚偕往時已束裝就道乃設帳西門外稱觴以壯行色士民攀轅者後先濟濟先生不以為榮獨以余一人祖道為喜方今海內諸君子知交頗多在先



生固其表表者客歲作古不勝同道寥落之感今年夏仲子不遠千里以厚幣來持行狀及兩兄手札索誌銘余義不獲辭夫是以效顰忠宣也按狀先生諱甲黃字九影金漳其別號也其先世皆有明德高大父紀生東峪公天寵天寵生小峪公之馨之馨生贈君冲虛先生諱養志以明經為忻州廣文孝友忠廉無德不備贈文林郎生子三長即先生也先生生有異稟五歲入小學出驚人語舅氏嚴齋高公歎為非凡兒年十三為諸生



十九食廩學宮每試輒冠軍邑令文澄吾先生設西席  
賓禮之潞憲副王公賓吾建書院四方英才咸聚焉先  
生年最少衆推執文壇牛耳丁卯成選士庚午薦賢書  
踰歲丁太夫人憂凡殯殮塋祭一準文公家禮必誠必  
信寇亂奉太公居城內佐邑長為堅守計時山谷民逃  
竄者稍涉可疑當事即以奸細論死先生從旁解釋之  
存活甚衆甲申聞變奉太公匿山中與友人何君雲輝  
暨兩玉嘯傲於里之繡屏柳浪間或對月吟詩或登高



作賦已而丁太公憂哀毀一如喪太夫人構一小園曰  
磊園手植花竹及桃李諸樹鬱蔥可觀父兄子弟陶然  
其中不知天地間何樂可以易此也性好遊龍門熊耳  
清泉諸山俱有題咏傳誦一時歲壬辰親知咸勸之仕  
曰吾子夙嫻經濟偉畧而以山林老豈造物生才之意  
乎勉上春官不第授安邑教諭先生曰教學相長此吾  
事也至安邑首取曹靖修先生教霍州蒲州成規一一  
躬行之邑有弘運書院少宗伯呂見齋先生主盟其中



一見先生相與為忘分交先生遠師薛文清近師曹真  
予以講學為事鄰封從遊者濟濟乃創尊經閣以藏書  
史建文昌祠以興文運修首菴齋以為師生藏修息遊  
之所越七載遷安平令安邑士人立祠豎碑如霍蒲之  
不忍舍靖修先生焉庚子蒞安平以小邑為畿輔近地  
衝疲難治前令率皆催科是急獄訟盜案無虛日先生  
至以教化為先務取聖諭六言字疏句釋每朔望率薦  
紳士民大集公廨命鄉老開示大義詳明懇摯宛然家



人父子焉又作諭俗諸歌四境傳頌聞者輒泣下由是鞭撻不事而民樂輸訟獄盜賊亦漸息其教士也每季更其品題而獎賚之間與予辨紫陽姚江之學於幾微異同之際遠近宗之諸生有廬母墓者先生屢造其阡賜以廩粟聞於督學使者旌異之而風俗丕變有惡少以小技竄名宮中倚勢魚肉閭里長吏莫可誰何先生一切置之法其黨相戒勿犯彊項令有庶人在官者視蚩氓為奇貨挾私鹽入人囊橐中縛而質諸庭其人惶



懼不能言先生鞠之立得其情反坐以罪人稱神君辛  
丑部丈核戶口虛實州縣多以益額博能聲先生泫然  
曰民力幾何加賦加徭其能堪乎乃於鰥寡孤獨顛連  
無告者皆除之每視事日晡始食鞅掌至嘔血舊有供  
官銀每社五十金先生一無所取國法首重逃人每獲  
一犯株連數十家先生曰朝廷豈樂有此凡有緝獲止  
解本犯不旁及無辜有諸生歸自都中者曰不至督捕  
堂不知博陵令之陰德無疆也三載奏最晉秩冬曹督



理實源錢務宿弊一清再差榷木於古北口荒寒之地  
僦居民塵勞庠經營以裕國用及復命京邸暇日即肆  
力誦讀嘗語其姪吉曰余讀通鑑廿一史如食珍膳非  
不悅口終嫌太麗讀周易性理諸書如布帛菽粟日用  
之而不厭平生以理學自任官博陵與滄州嚴箚戴先  
生往復就正郵筒無停刻官都中與北平退谷孫先生  
數相過從孜孜論道著有磊園集數萬言藏於家為子  
序斯文正統序同壽集序辨道錄皆必傳之文晚年留



意字學多購古名人真蹟手製一卷題之曰自持其囊  
可稱不貧矣先生道學既篤技藝又精三晉共推文獻  
有以哉其捐館之前夕猶與同官浮白歡笑次日瞋目  
而逝里之人春不相杵者旬日先生生於萬厯三十年  
壬寅六月卒於康熙五年丙午十二月初封文林郎後  
擢工部都水司主政晉秩承德郎子三馥馱秘孫二孝  
輝焜輝曾孫一仙枝銘曰昔有水部忠宣銘之今有水  
部用六銘之忠宣所銘經濟著聲用六所銘道學成名



忠宣家傳橫渠之道學專為水部言經濟從古固有不  
道學之經濟用六仰愧忠宣之經濟兼為水部言道學  
天下原無不經濟之道學前水部以經濟當道學後水  
部以道學為經濟道學耶經濟耶前後兩李芬人齒牙  
皇清誥授通議大夫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望西田公

墓誌銘

徐嘉炎

公姓田氏諱喜霽字子湄一曰望西山西大同府馬邑  
人也其先遷自豐州五世祖彭明成化甲辰成進士官



至陝西左布政使曾祖世芳官太谷教諭祖嘉種父大稔皆為邑諸生公官三品祖父皆贈如公官兄弟五人公為長子年十五補博士弟子員十九舉順治辛卯山西鄉試又十年而成進士選內弘文院庶吉士康熙壬寅以父憂歸服闋丙午授內秘書院檢討明年丁未充會試同考官己酉以念母請急歸壬子補翰林院檢討先是翰林統於內三院其後改三院為內閣更設翰林院公之所補猶故官也丙辰始擢國子監司業己未進



司經局洗馬兼翰林院修撰乙丑進左春坊左庶子兼翰林院侍讀尋陞翰林侍講學士丙寅充

日講起居注官戊辰陞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講學士庚午陞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辛未以母梁太恭人喪去職甲戌起補學士至京師疾不能供事遂請假歸乙亥卒於里第公幼有文名弱冠登賢書歷官詞垣以文史為職任以講習為修業自為史官以至詹端歷承



御試皆稱旨纂修

世祖章皇帝實錄三朝聖訓政治典訓皆以勤敏稱居官樸  
誠洞達不尚虛名而最注意於人才其同考會試及為  
少司成所甄拔教育皆屬名流至今推得士焉當癸甲  
乙丙之間

上以詞臣為大用階梯留意慎選凡有遷轉必令掄擇舉  
望著稱之人不盡拘資序於是一時之士不免競為矯  
尾厲角之習以游光揚聲冀旦夕躋通顯而公處其間



恬然退然不為表異離衆而遊獨當言而若默要其金  
和玉粹之資春容湛深之器未嘗求勝於人而人亦莫  
之能勝也以故深受

主知每公當遷輒得

俞旨講官為詞林高選翰墨之士濟濟盈廷而

上以公為北方偉材特以命公至於學士之職尤所慎重  
蓋以出入禁近叅預機務故每遇缺官必諮詢再四公  
之擢也旋奏而旋得用豈非知公之深哉公以母服解



官甫闕即補學士乃竟以疾歸里逾年而歿

上聞公病逝為之惻然下所司考彞典

賜祭塋視二品禮恩不少靳論者謂明良始終可以無憾而惜公之遂止於斯也若公之生平嘉言懿行重規疊矩孝於親友於弟睦於故舊戚黨不彰人過不銜已長鄉人稱之國人頌之蓋有無俟論述者竊考公所生之境實為雲中代北之區地雜邊鄙爾雅所云崆峒之人武即斯土也賢豪之士鍾山川之秀而生必有不為



風聲氣俗之所囿者當明慶厯間山陰王文端公由詞林至相國為一代名臣其後將百年而公繼之相去僅七十里名實後先暉映玉署而文端雖居大位躋於宮府功業不彰公運際休明稱盛遇矣顧阨於年壽未能極其位是皆可為太息者也嘉炎以丁巳遊雍中公實為國子師叅官詞林復與公同直起居注追隨講幄幾且十年煦冬日而坐春風敢忘公之色哉公生於崇禎癸酉六月二十三日巳時歿於康熙乙亥二月十八日



亥時得年六十有三配符淑人繼羅淑人並有賢德皆  
先公卒子四人邵植州同知邵茁拔貢生邵栗邵秀皆  
業儒女三人適廩生劉杲進士馮壘太學生霍煇孫男  
二人孫女七人邵植等將以康熙三十五年三月十七  
日卜塋公暨兩淑人於司馬泊之新阡而屬嘉炎誌其  
墓嘉炎不敢以不文辭乃為之誌而繫以銘銘曰齊田  
望族公姓繩繩敬仲遐裔有虞式憑越自營丘載遷幽  
陵雲中并代雪積寒凝睠生我公波彩溢騰鱣堂得震



龍門遇膺年在辛丑甲第爰登是時適當

聖主龍興如穹方起如日初昇南金東箭霓舞紅綾羽翼  
天家五色雲蒸公為晉寶屈產之乘道山蓬闥川谷聲應  
鳳師麟儀民宗國能珠斗貫緯玉壺映冰歷三十載譽  
處恒仍遂佐綸扉蔚有休稱削杖而歸崇豎兢凌還入  
國門乃重瘕瘕龍蛇值歲箕尾載升哲人梁木為感難  
勝朔山屹屹朔霜稜稜天不慙遺伊誰云憎銘茲幽寔  
載筆兢兢敢云惇史庶其有徵



開化寺碑

朱彝尊

搏土以為神傳以彩飾綠衣烏幘兩童子夾侍繫白馬於前曰文昌之像者古有之乎吾不得而知也築室以為宮刻楠丹楹旁三門門三塗若王者之居以栖文章之神號為帝君者古有之乎吾不得而知也然則文昌之祀非與曰何可非也司馬遷天官書斗魁戴筐六星為文昌一曰上將二曰次將三曰貴相四曰司命五曰司中六曰司祿班固漢志謂五曰司祿六曰司災晉志



則謂四曰司祿五曰司命六曰司寇此文昌之名也書  
曰禋於六宗孟康以為星辰風伯雨師司中司命周禮  
大宗伯以禋燎祀司中司命小宗伯兆四類于郊月令  
季冬之月畢祀天之神祇鄭康成謂司中司命與焉漢  
律曰祠祇司命此祀文昌之見於傳記者也若今帝君  
之名特出於道士之說謂士之以文進者其姓字悉書  
之帝君得以進退其柄由是海內爭祠之至徙其像學  
官與孔子並居噫亦甚矣道書稱帝君之神屢降於世



必為王侯將相其可知者在周為張仲在晉為涼王呂  
光五代為蜀主孟昶予嘗怪其說以為帝君既能以文  
化成天下其降生之人宜有迥異下土之才闡天地之  
大文以垂教於世乃張仲者世遠勿論若昶之所能僅  
聞打毬走馬而已至呂光者史譏其不好讀書則于義  
何居焉吾知之矣古之祀文昌者司中司命而今之號  
為帝君者蓋司祿也世之享厚祿者不皆善文之人則  
司祿亦無事於文矣使夫天下之士才者不必祿祿者



不必其才則帝君進退之權不已重乎雖然其祀於學  
官則舛也原道士之說所以夸大帝君者不過欲撼我  
孔子焉爾彼謂詩書雖孔子之教若富貴利達則皆帝  
君司之孔子不與焉陋儒不察於理遂徙而祠之學官  
神之靈豈安於是哉開化寺者大同之士人別築以奉  
所謂帝君者也其堂室之制不庠不侈視世之崇祀者  
不改于度宜神之安于是焉予悲夫世之人徇道士之  
說未暇究文昌之名義又感流俗並祀學官之非而大



同之人獨得也既為之文復綴以詩曰倬彼文昌帝車  
之次觀象於天戴筐是似稽古肇祀司命司中維今之  
人司祿是崇有嚴類宮釋奠孔子雜祭於祊匪國之紀  
懿彼塞垣誕啟大扃為堂為廡殖殖其庭祀典既一牲  
醪孔時佑我髦士受祿於斯先民有言禮失在野我作  
此詩敢告來者

按武陵太守星傳三台一曰司命二曰司中三曰司  
祿星經又云司命二星在虛北司祿二星在司命北



司危二星在司祿北司中二星在司危北蓋四司鬼  
官之長祭法王為羣姓立七祀諸侯五祀其一曰司  
命鄭康成以為小神居人之間司察小過作譴告者  
熊安生亦曰非天之司命故祭於宮中也漢制掌之  
荆巫應劭云刻木長尺二寸為人像行者置篋中居  
者別作小屋祠以春秋之月而屈平作九歌分司命  
為二疑所謂少司命者即星經所云故其辭多近山  
鬼而大司命之辭曰廣開兮天門又曰乘清氣兮御



陰陽斯則文昌之第四星也 自識

蚺蛇廟碑

天子之大蜡八其祭坊與水庸之辭曰昆蟲毋作詩曰  
去其螟螣及其蠹賊無害我田穉故以方以社報祀於  
田祖祈年於天宗先王之勤農事可謂備矣予考之周  
官凡天鳥蟄獸貍蟲水神靈物為民厲者莫不掌之以  
官牡鞠牡梓象齒蜃炭方書靈鼓其攻崇之術必詳顧  
昆蟲害稼者不及焉何與豈其有所未詳者與非然也



蓋鳥獸庶蠱之妖世不恒見則攻禁之術罕傳不有司  
之無以祛民之惑若昆蟲害稼農人咸知所以毆之農  
之所不能毆者官亦不能去也故特責其事於田峻致  
其祈於田祖為之秉畀炎火而害可去先王治人事神  
之道蓋無不宜也疓妨廟去汾州府治一十五里歲丙  
午八月予謁神之宇觀廊廡所樹碑率鄙俚不文里有  
隱君子胡庭者請予曰子盍為文紀之予惟神之名號  
未顯於前代而主民穡事近乎古之田祖至疓妨者害



稼之物陸璣以為螟之屬也神以是名猶翼氏螟氏之命其官爾矣嗚呼自浮屠道士之說興先王祀典所載神而物魁之號往往潛為所變易世之祈報者久而不復察焉往予兒童時江南飛蝗蔽野見所禳神皆出二氏無稽之說蝗亦卒不去既心知其非嘗有慨乎儒者之不能師古輒為二氏所惑也若神之名號則猶循古之遺而土人之載牲擊鼓致賽於是者去祈年方社之祀不遠微庭之言固將以是告世之君子其或不幸而



罹凶旱螽蟥之災則當以此邦之人事神為法以無戾  
先王報祀之義而不為浮屠道士之說所惑庶乎其可  
已繫之以詩曰彼汾之陽其原膺膺曰疇曰蚡痒於而  
稼神司厥職名用不懲大田既臧蠲之豆登農夫之祈  
維黍及稌農夫之報自陬越涂我從籥章載歌幽雅韓  
神之號告諸方夏

皇清誥授光祿大夫經筵講官文淵閣大學士兼吏部

尚書說巖陳公墓誌銘

李光地



康熙五十一年四月十九日大學士澤州陳公疾終京邸

上軫悼命有司治喪賜秘器以殮

特召皇三子誠親王率侍衛內大臣弔奠九卿皆會先疾時

上遣侍醫齋秘藥珍膳朝夕候視中官慰問相望於道嘗召醫詢疾狀漏下三鼓

上猶燭燭以待終之日



上親製詩以哀之謚曰文貞賻卹甚厚遣官護喪歸葬  
塋有日其子奉狀來乞銘地為公後輩同在政地久不  
可以辭公初名敬其加廷字館選日

章皇帝所賜也字子端一字說巖世澤州人曾祖三樂祖經  
濟考昌期皆贈如公官曾祖妣盧祖妣范先妣李繼妣  
張皆一品夫人公祖為州諸生生三子長以進士累官  
御史公考選拔貢生好善樂義明季流寇殺掠澤當其  
衝築樓山間禦之國初姜瓖之叛其黨張斗光據州治



以書招公公裂其書登樓與抗後遇旱荒出藏穀焚積  
券里人德焉張夫人夢神授玉匣珠囊書已而生公幼  
悟不凡稍長從御史公長子庶常君學績學屬文絕出流  
輩丁酉舉於鄉戊戌登進士選庶吉士辛丑

今上登極授秘書院檢討假歸奉母四載還補故官轉國  
子司業遷弘文院侍讀明年復設翰林院改侍講轉侍  
讀充

日講起居注擢詹事府詹事尋遷內閣學士充



經筵講官遂為翰林院掌院學士教習庶吉士

講帷初開公首膺選敷陳剴切在文句之外自

弘德殿講畢即侍內直以為常母喪去位服除補故官  
日講如舊遷禮部侍郎

太宗

世祖聖訓總裁缺人

上以命公學士遷他官仍典文章自公始在部絕請託禁  
饋遺諸曹凜然吏不敢犯轉吏部侍郎仍兼翰林學士



錢法例當戶部督理以公不私命兼攝之爬梳積弊竟公在局毋敢冒一錢者擢都察院左都御史理錢法如故臺網肅然令行禁止時議欲移旗兵屯外城緝盜賊御史李時謙言其不便部議非之

上以問公公力陳李時謙言是事遂止以俗尚奢汰吏多貪濫疏言貪廉者天下之大關奢儉者貪廉之根抵不儉不廉天下饑寒饑寒切身奸宄即起乞敕廷臣詳定官民冠服婚喪之制疏數數上皆國計民生之大多允



行焉糾雲撫虧餉負國獄成至九十餘萬兩在事三載  
丰采峻整中外憚之轉工部尚書歷戶部尋改吏部平  
選除疏壅滯更定條例數事望實日隆然性亢直不諧  
於俗始劾雲撫疏上識者歎其直而危之至是楚撫獄  
起忌者以公有嫌牽連中公鈎致卒無所得公念事雖  
大白誼當引辭具疏懇切准原官解任以書局自隨又  
命四日一至內直如是二載起都察院左都御史復為工  
部尚書改刑部引律斷獄不以苛察文深為能外憂去



官戶部尚書缺

上命懸以待公服除七日調吏部銓法臨選駁人吏為奸利公誠當駁者先期呈稿弊不得行昏夜有袖千金贄者公叱去之竟任未嘗見一選人桐城張文端公致仕公遂總理

南書房癸未四月拜文淵閣大學士兼吏部尚書故事大臣入內閣不復侍

經筵兼之者公及張文端公二人而已公以內閣兼內



直處中決密謹小慎微凡造膝面對中官轉奏未嘗漏  
一語雖公子學士壯履隨公內直不以私焉在閣六載  
具摺乞歸慰留不允庚寅冬十一月力請謝事

優旨致仕謝

恩曰

上諭卿是耆舊可稱全人時輯

御製文集俟告成乃行會京口張文正公扈

駕熱河終於行在所



金匱要略卷之二十一  
詔公暫入辦事仍不許辭既得

命不請俸章奏必繫

予告於銜明年

駕幸霸州再疏乞歸

上以臣光地病瘍在假

諭回宮再奏三月廿四不幸遘疾越二十六日以終公生  
於前戊寅十一月二十七日巳時年七十有五配王氏  
封一品夫人側室李氏以子貴封孺人子三人謙吉監



生江南淮安府同知豫朋甲戌進士選館調外今為儀制司員外郎壯履丁丑進士

日講官起居注侍讀學士今為編修女三人長適張璐次適張櫟次許張國相皆宦族孫八人女孫十三人公生有異稟九歲嘗賦牡丹有要使物皆春之句聞者已驚其度博涉經史愛河津薛文清讀書錄所得尤多工書善吟篇翰流傳人皆寶貴當在史館前後輩皆名士公與馳騁上下相顧推謝仕宦五十餘年不離文字之



職迴翔館閣出入臺省皆帶

經筵內直高文典冊富瞻流麗深於杜詩鈎章摘句起  
越常解留心人材愛好風雅新城王司寇士楨長洲汪  
內翰琬由部曹改史職平湖陸龍其猗氏邵嗣堯以知  
縣拔御史皆由公薦壬戌辛未癸未主會試得士為多  
丙戌光地叨

恩入直與公及京口聯事京口綜核鉅細日宴忘疲公票  
擬餘閒手編危坐每兩服馬晚信真靈位業之篇雖機



務填委而胸次澗起蕭然出塵壒之外里居別業名午  
亭莊太行橫前沁水遶下雖躋榮仕未嘗忘歸

予告之日

上書午亭山村及春歸喬木濃陰茂秋到黃花晚節香以  
寵之手冊所著尊聞堂集為五十卷曰午亭文編他著  
數十種五十二年十二月十六日塋於紫雲新阡繫以  
銘曰黃流沛沛太行熊熊洩雲布潤澤當其中山川降  
精異人斯育際運之隆大辰所畜身近日月步履星辰



文為國華澤潤生民時清俗良化成道久謹慎小心惟  
國壽考

帝閔其劬而惜其行得請未去再入秉成未及一周遂終  
於位軫悼之深

恩恤獨備五十餘年功名始終全德元老曠代罕同有崇  
者阿翁然宰樹若斧若堂惟公之墓納銘於幽既固而  
安後千斯年山環水灣

皇清詔授榮祿大夫廣西提督襲贈太子少保張公墓



誌

錢以壇

康熙五十一年四月二十二日廣西提督張公薨於位  
遺疏聞

上為之驚悼下有司平其勲勞

特贈太子少保賜祭賜塋有加於常維公麾金鉞握虎符  
踰嶺航海萬里陳師束髮從戎白首建節

朝廷篤念舊臣成之以禮身後

寵章迥絕倫輩真所謂事不避難歿有餘榮者也公諱



旺字月宇居山西太原府興縣贈公文能公子也世業  
農公生而英異不好穡事身體魁碩能左右馳射而性  
沈靜寡言恂恂有學士風康熙庚戌歲始受知於宣府  
總戎拜公自列校授偏裨是時吳耿陸梁公隨主將援  
漳州力戰功居上等又從征尚逆窮獸角觝稽留天誅  
城上砲礮弩石煙飛蝟集公持短刀大呼先登城埤賊  
勢披靡大兵隨之城遂破既又奉調山海錄前後功補  
福建督標左營遊擊



聖天子神武英畧大將用命南北寇盜漸次削平而海島  
竄伏小醜為災康熙十九年二月大徵兵於海上公與  
馬公素騎將也善馳騎於平沙大野叢岡長坂之間艤  
舫關艦蛟蟠龍驤其不至於瞋眩沈頓者少矣況擒賊  
乎金門之役大司馬不習水師名將用兵不能捨騎從  
船而公獨領支軍與賊遇於龍虎山屢敗之奪其壘大  
小數十戰遂連平諸寨疾風流霆之威迎刃破竹之勢  
雖古虎臣何以加茲



天子嘉公之勇召見慰問擢任閩政越四年遷江南提督  
駐劄松江府時當兵燹之後民多奸猾行伍散卒侵侮  
街里強項不可禁而

國制文武不相屬太守治民營將治兵故兵民相訐卒  
不問曲直公正已率屬賢於守土官嚴敕軍正毋令暴  
民以故民歸之輒往平理獄訟公雖不受而來者不絕  
也余家於浙之嘉善縣去松江止數十里聞而竊心儀  
之三十七年公改為廣西提督政如江南余令粵東之



茂名地界牙錯粵西之民束芻負薪之輩往來境上者  
稱公之美不啻口出方

國家定鼎時撫劍龍吟之士起於推埋致位常伯者豈  
少哉若夫英毅持重強力不懈非我公其誰與歸公之  
咄叱風雲赴敵如赴仇何其雄也及其執憲守疆戎政  
清穆又類儒者其動也若雷其止也若山固足以銘勲  
太常而光大門閥也哉於其薨也有大星墜於營赤芒  
數道流入地嗚呼干城之佐上協鈞陳公真一代偉人



矣康熙五十二年四月十八日賜塋於康寧莊之常升  
原其孤子自謙等屬有一日之雅稽首乞文於余余弁  
鄙不足以訖揚休烈顧重違其請為揭其磊落遺行勤  
勞著績尤重者勒之於碑其系姓族黨詳於銘茲不復  
贅云

山西通志卷二百